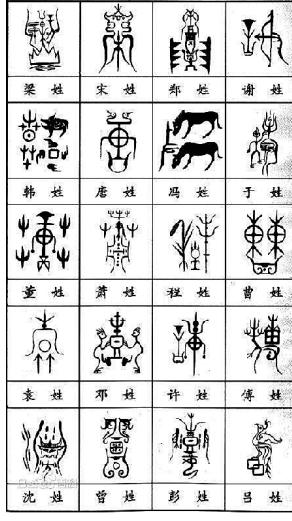


寻根问祖说「贵姓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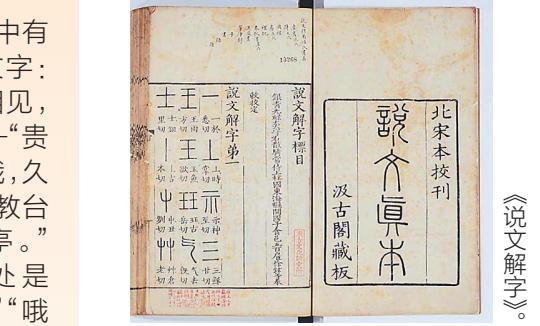
李景新



姓氏图腾画像。

鲁迅先生杂文中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文字：两个胖胖的先生相见，彼此弯腰，拱手——“贵姓？”“敝姓钱。”“哦，久仰久仰！还没有请教台甫……”“草字阔亭。”“高雅高雅。贵处是……”“就是上海。”“哦哦，那好极了，这真是……”

这段文字令人捧腹。刚问到姓，尚不知其谁，便“久仰久仰”，其中自然寄寓着对上层社交世态的讽刺，却也包含了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人们相见，往往先问姓，再问名，接下来才问其他；姓名书写时是姓前名后；在人们的通常意识中，名可改，姓不可移。姓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，地位是相当高的。



姓氏来源

说到姓，人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历史上或当代的本姓名人。我给大学生讲唐诗，讲到李白时，往往自我炫耀一番，李白是我们李家人；有时候忘记了，别人也会有意无意提醒一下，您与李白是不是同宗。由李白还会联想到书法家李邕，与李邕相关的唐代画家、云麾将军李思训，上溯《史记》记载的飞将军李广。前次我赴阜阳参加学术会议，专门到百余里外的涡阳县拜谒老子庙，便因为老子是李姓的祖宗，还作诗曰：“此来何事拜天尊，三柱心香净杂尘。仰首一灵通妙道，老君原是我家。”友人看后大笑，说末句大佳！

说到姓，还会产生另一种心理现象，那就是自己的这个姓是怎么来的；有时碰到一位朋友，是比较少见或者有点奇特的姓时，也往往产生一种欲知其源的好奇心。与联想本姓名人来看，这种现象代表着更加深层的文化意义，伴随着对姓源的追踪，也就是对族源的追踪。

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姓氏的民族，源远流长，在起源和变迁过程中情形十分复杂。鲁迅笔下的胖老兄姓钱，本文的瘦作者姓李，简简单单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要追踪姓氏的源流，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。

上古的姓与氏

上古是中华姓氏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，时段漫长，情形复杂。

上古时代，最初的时候也是只有一个姓，但后来又多出一个氏，于是在很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都是姓、氏并存，有姓有氏。不过使用姓氏的人群范围却很窄，只有贵族才有姓氏，平民是没有姓氏的。

姓与氏性质接近，而功用有异。按照学者王力先生的说法，“姓是一种族号，氏是姓的分支”。

“姓”字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，从“女”从“生”，“生”同时兼任声旁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说：“姓就是人所出生的那个母系之名。远古时代的圣母感应于天而生子，所以生下孩子称作天子。天子则根据诸侯的出生情况而赐姓。”可见，姓的起源最早在母系时代。那时为群婚制，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，故姓从母系而获得。《诗经》和《史记》记载商人的祖先契的出生情形，简狄在沐浴时见一只黑色的大鸟生下一卵，觉得好玩，吞下去就怀了孕，生了契。记载周人的祖先后稷的出生情形，姜嫄祭祀求子之后出行郊外，看到有个大脚印，觉得好玩，在上面踩了一下，就怀了孕，生下后稷。学者们曾据古文献统计，先秦时代出现的姓并不多，总共才有二三十个，如姬、姬、姒、姜、嬴、姚、姞、妘等，多以“女”为形旁，都带有母系社会的痕迹。也有不以女字为形旁的，应该是母系之后的产物。

氏的产生，与族群的发展壮大有关。一个族群不断繁衍生息，一个地方无法承受众多人的生存，要一支一支地分出去，让他们在另一块地方继续繁衍。为区别支系，大族长便分别赐给他们一个标志性的称号，就是氏。《左传》说天子把有德行的人立为诸侯，按照诸侯出生的情况而赐姓，给他一块土地居住而赐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不少古典文献对姓与氏的区别有所辨析，如：“姓者，生也，以此为祖，令之相生，虽下及百世，而此姓不改。族者，属也，与其子孙共相联属，其旁支别属，则各自立氏。”“姓者，统其族考之所自出；氏者，别其子之所自分。”由此可知，“姓”标志着所有拥有此姓的人具有共同的血缘，同属于一个大族群；这个大族群派生出若干小群体，每个小群体又拥有一个标志性称号，就是“氏”。如“姒”这个姓之下，又产生了夏后氏、有扈氏、褒氏、费氏、辛氏等十余个“氏”。曾经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芈月传》叙述楚国公主的故事，主人公为什么叫芈月？因为楚国是芈姓。史载伟大诗人屈原是楚王同姓，又是什么道理？原来“芈”这个姓统领着有熊氏、屈氏、昭氏、景氏等“氏”，屈原的“屈”是芈姓的分支，是氏，他当然与楚王同姓了。

上古时代，姓和氏有不同的功能。

姓的功能是“别婚姻”。至迟到周代，同姓的男女是不能通婚的，因为人们已经发现了“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”的规律。由于女性肩负着繁衍的重大责任，女性在婚姻中的意义也备受重视，因此，称呼女性须称其姓，而且姓比名还重要。称呼出嫁前的女性，是在姓前加上标志排行的字，

如孟姜，就意味着这是姜姓女子，在家排行老大。季半，意味着这是半姓女子，在家排行老小。电视剧中的芈月这个名字是现代语境下造出来的，大家可以想想看当时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什么。称呼出嫁后的女子，也要在姓之前加上国名、邑名、氏等标志以表示区别。不过，对女性的称呼也可以在姓后加个“氏”字，如《郑伯克段于鄢》中“姜氏欲之”，姜氏就是指武姜。

氏的功能是“明贵贱”。氏产生于男权社会，男性代表着地位的尊卑，所以男性称氏而不称姓。至圣先师孔夫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，我们现在说他姓颜名回字子渊，其实当时不能这么说，因为颜是他的氏，他的姓则是曹。孔老夫子本人则姓孔，孔是他老人家的氏。

姓、氏的合流与新姓氏形成

如前所述，上古姓、氏有别，且只有贵族才有。历史至战国时代，宗法分封制开始瓦解，进入礼崩乐坏的混乱阶段；至秦统一之后，实行郡县制，打破了先秦所有社会秩序和等级关系，“赐姓命氏”不可能继续下去，于是姓氏体系出现巨大变动：一是姓、氏的界限被打破，姓、氏合一，形成新的姓氏体系。姓、氏原本存在层级关系，却同时成为新体系的平级来源，如周王室姓姬，姬姓统领下的氏则有鲁、晋、卫、蔡等48个，进入新体系之后，姬与48个氏平等成为新的姓氏，不再有别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姓氏之称，自太史公司马迁始混而为一，如纪秦始皇曰“姓赵氏”。二是姓氏不再为贵族所独有，平民也拥有了姓氏，姓氏走向普及。

从姓、氏开始合流到新姓氏体系的形成，王力先生概括得简洁而清晰：“战国以后，人们以氏为姓，姓氏逐渐合而为一，汉代则通谓之姓，并且自天子以至庶人就都能有姓了。”可见，新姓氏体系形成之后，统称为姓氏，也简称姓。汉代开始的“姓”，与之前的所谓“姓”，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自汉代新姓氏体系形成以后，虽然姓氏文化还在不断发展，姓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，但姓的性质就再没有发生过变化，一直至今。

当代的姓氏

名正则言顺。姓与名构成一个人的姓名，便是为这个人正了名，成为这个人的标志。宋代便开始编写《百家姓》，到明代而完善定型，共收438个姓，其中单字姓408个，复姓30个。这本书与《三字经》《千家诗》成为蒙童必读之书，至今流行于世。可见从古到今，姓氏都为人们所高度重视。

提到姓，人们常常会发出疑问：中国的姓到底有多少？从历代记载姓氏的文献看，姓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。2010年出版的《中国姓氏大辞典》（袁义达编）代表着最新研究成果，书中共收入23813个姓，是迄今为止公布的姓氏数量的最多数字。

但是这个数字中，并不是所有姓都为当代所使用。事实上，很多姓早已消失，还有很多现有的姓使用的人口非常少，当代常用的姓也不过数百个，其中100个常见大姓的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5%以上，而最常用的大姓则是李、王、张、刘、陈、杨等。

大姓也好，稀姓也好，都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。姓氏之于人的的重要性，自不待言。



《柳塘钓隐图》

这幅《柳塘钓隐图》没有名款，绢本设色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宋代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。民间绘画、宫廷绘画、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，彼此间又互影响、吸收、渗透，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。

这幅《柳塘钓隐图》全幅设色轻柔，在描绘点景人物、游禽水鸟与柳树荷叶等的细腻严谨笔触中，仍葆有朴质的写实之美。这与南宋常见的较为圆熟、硬朗、多转折、波磔的笔触稍有不同，推测这应为一幅南宋前期，以花鸟作为点景的山水佳作。

自北宋起，山水画的面目，除了描绘北方严峻、荒漠的崇山峻岭之外，也渐渐将花鸟融入山水，发展出表现溪塘汀渚虚旷之美的小景。这些作品由于笔风清丽，画幅较小，充满诗意，后来也成为南宋山水画中重要的表现形式。这幅《柳塘钓隐图》以广角取景，处处充满生机，新荷点点、绿意盈盈的山池上，一道长堤、小桥，逶迤地通往这处池畔幽居。屋宅周围，掩映着如绿瀑般的垂柳。画面明净而开阔，展现了宋代小景山水的特色。游息其间鸭兔嬉戏，不仅为山池增添几分野趣，更表明了画中主人翁远离尘俗、隐遁江湖的心意。

潘天寿的一首古风诗——《读阿寿山水障子》。

不得不提，吴昌硕教导狂妄自大的年轻人确实有一套，他先是将对方夸奖了一番，“年仅弱冠才斗良”，然后婉转地劝诫潘天寿道：“只恐荆棘从中行太速，一跌须防堕深谷，寿乎寿乎愁尔独。”虽是寥寥数语，但不难看出，吴昌硕对潘天寿教导之真诚，关怀之殷切。吴昌硕的意思也非常明显，就是劝勉潘天寿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，不能急于求成。当然更要让他明白，想要学好画，有所成就，就要静下心来学习，要懂得慢工出细活的道理。

看了吴昌硕的一番忠告后，潘天寿羞愧难当，从此，他改掉了身上那些坏毛病，除了跟随吴昌硕认真学习外，还虚心地学习石涛、八大山人等古人的作品，最终绘画境界大开，终成一代著名画家。



作画中的潘天寿先生。

欧阳修改革文风

■ 李云贵



欧阳修画像。

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诗人。

宋朝初年时期，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，内容空洞。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，觉得文笔流畅，说理透彻，跟流行的文风完全不一样。他就认真琢磨，学习韩愈的文风。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，连考三场，都得到第一名。欧阳修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。他官职不高，但是十分关心朝政，直敢谏。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，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，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。欧阳修十分气愤，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。为了这件事，他被降职到外地，过了四年，才回到京城。

这一次，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，又出来说话，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。他们捕风捉影，诬陷欧阳修一些罪名，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。滁州四面环山，风景优美。欧阳修到滁州后，除了处理政事之外，常常游览山水。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。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，常在这座亭上喝酒。他自称“醉翁”，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。他写的散文《醉翁亭记》，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。

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，宋仁宗想起他的才华，才把他调回京城，担任翰林学士。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，积极提倡改革文风。当年有一个名叫刘几的人，写文章就是所谓“石介体”（当时用以对抗骈文的另一股文风），险怪艰涩，深奥难懂，简而言之就是故弄玄虚不说人话。模仿的人很多。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，他任科举主考官时，决心惩治一下这种故作惊人之语的假大空文风。当年考科举的时候，为了防止作弊，有一整套办法。例如，考试前几个月，考官们就要集中居住，不与外界接触。每份考生的卷子，主考官都看不到名字，考卷也要有人重新抄写后，才能交给主考官审阅，防止有暗号或者认识笔迹。欧阳修看到一份卷子，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卷子，但是，一看文章风格，正是刘几的做派。欧阳修说：这一定是刘几的考卷。于是，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“横抹之”。古代文章是竖写的，“横抹”几乎就相当于今天的“打叉”，然后批了两个大字，“纰缪”。此后将该文张榜贴出，告诉天下考科举的读书人，这样写文章不行。揭榜以后，果然，这篇文章正是刘几写的。这一年，刘几当然没有考中。

几年后，科举考试再次举行。欧阳修看到刘几又参加了。阅卷时，欧阳修不知道哪篇是刘几写的，还是只能从文风上判断。他看到一篇篇文章，恰是刘几一派的文风，自然没有好评语。等到揭榜时，欧阳修却发现，这篇貌似刘几写的文章是别人写的。由此可见，刘几当年的文风影响是非常大的。而更令欧阳修想不到的是，这年科举第一名，恰恰是当年被欧阳修批为“纰缪”的刘几。原来，刘几吸取了几年前的教训，痛改前非，刻苦学习写作，文风已经大变样了。

欧阳修任科举主考官，这正是他选拔人才、改革文风的好机会，在阅卷的时候，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，他概不录取。考试结束以后，有一批人落了选，对欧阳修十分不满。有一天，欧阳修骑马出门，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，吵吵嚷嚷地辱骂他。后来，巡逻的士兵过来，才把这批人赶跑。

欧阳修严格要求改革文风，对于当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。欧阳修在大力改革文风的同时，还十分注重发现和选拔人才。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，经过他的提拔推荐，一个个都成了名家。北宋嘉祐二年，欧阳修录取的进士，被称为科举史上的盛举。其中大多数人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都是北宋的名臣。这批进士中，《宋史》有传的共22人，日后做到三品以上高官的有9人，其中包括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做到副宰相以上的有7人。不仅如此，宋朝几大学派流的重要人物，如“洛学”的程颢、王安石“新学”的重要成员吕惠卿、曾布等，都在这次科举中同时被录取。而后来“唐宋八大家”，有三人也是这一届科举同时被录取的考生，即两苏兄弟和曾巩。

欧阳修利用科举大力整顿文风，改革文风，成效十分显著。考场的文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，考生们都能学着写出内容充实和朴素的好文章了。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

大师的劝勉

姚秦川

1920年，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，潘天寿辗转宁海、孝丰等地教书谋生。此时的他虽然热爱绘画，但由于没有人“引路”，因此并没有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当中。真正让他走上国画艺术道路的，则是在上海求学之后。

1923年，经朋友介绍，潘天寿辞别家乡，来到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担任绘画老师。当年夏天，他开始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。时间不长，便和好友诸闻韵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国画系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潘天寿幸运地结识了年已八旬的海派绘画大师吴昌硕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便成为忘年之交。

当时，吴昌硕对这个后起之秀的绘画才能非常看好，在两人第二次见面时，便写了一幅“天惊地怪见落笔，巷语街谈总入诗”的对联送给潘天寿，能得到大师

的夸赞，这让潘天寿一时受宠若惊。不过，时间一长，仗着有大师为自己“撑腰”，潘天寿不免有些得意忘形，除了在作画时开始急躁，不再像之前那样严谨认真外，还总爱在朋友跟前摆出一副骄傲自大的样子。

当时，吴昌硕将一切看在眼里，他担心长久下去，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笔路险绝，陷入困境。不过，吴昌硕并没有当面批评潘天寿，他觉得这样做会让对方面子上过不去，搞不好就会适得其反，他打算找一个适合的机会教导这个年轻人。

刚几天后，潘天寿拿来一幅自己刚画好的新作请吴昌硕点评。吴昌硕看过后，还是像平常那样，只是点点头，并没有多说一句话。当时，潘天寿还以为画作得到了大师的肯定，心中不免一阵窃喜。没想到两天后，他便收到了吴昌硕写给自己

的一首古风诗——《读阿寿山水障子》。

不得不提，吴昌硕教导狂妄自大的年轻人确实有一套，他先是将对方夸奖了一番，“年仅弱冠才斗良”，然后婉转地劝诫潘天寿道：“只恐荆棘从中行太速，一跌须防堕深谷，寿乎寿乎愁尔独。”虽是寥寥数语，但不难看出，吴昌硕对潘天寿教导之真诚，关怀之殷切。吴昌硕的意思也非常明显，就是劝勉潘天寿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，不能急于求成。当然更要让他明白，想要学好画，有所成就，就要静下心来学习，要懂得慢工出细活的道理。

看了吴昌硕的一番忠告后，潘天寿羞愧难当，从此，他改掉了身上那些坏毛病，除了跟随吴昌硕认真学习外，还虚心地学习石涛、八大山人等古人的作品，最终绘画境界大开，终成一代著名画家。



作画中的潘天寿先生。